

史記

第十二冊世家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世家第十

史記第四十

重黎少祝融氏

火正者用武之官歟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

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

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

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

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

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育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

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說亦以常理

乎詩云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自明古之婦人當有圻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姓封昆吾世本

已姓封昆吾世本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

日昆吾者衛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

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

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

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

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熊黹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

杜預曰庸今上庸縣

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

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張瑩曰今江陵也

中子紅為鄂王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

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

徐廣曰即渠之長子

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

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佺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

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上虞

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

徇卒子熊罅立熊罅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

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

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眇立

徐廣曰熊音舜

是為蚡冒蚡冒十

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

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

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

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

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

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

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

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

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

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

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

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鮑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間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址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

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發之輒積壤填壓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貽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

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

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

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

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

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

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內袒謝乃釋

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宋襄公欲

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諸執辱宋

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

史言楚成頗明於

何故亦臣所裁示

是故多篡殺之事

皆以公風夫

今月十上所見甚高

何視也楚成智略

有肉也世人之最

為每各拉肯肉之

間

骨肉間在外人所

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

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

齊取穀

杜預曰濟北穀城縣

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公子皆奔楚楚盡以為

上大夫滅蔓蔓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服虔曰蔓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蔓在巫山之陽稱歸鄉長也

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

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

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

今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

之舉常在少者

賈逵曰舉立也

且商臣逢黜目而豺聲忍人也

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

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

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實崇曰饗王之寵姬

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

矣崇曰能事之乎

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

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謂試君曰能冬十月高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

杜預曰熊蹯熊掌也

半楚回

姓非姓也

乃姊也

離間父子之情求緩

使而不得誰謂父

子有怪乎抑非子

云昔肉手是豈不

之信是矣

殺父而封邦殺父之

人父之遺業承受

豈不欲情必世積善

生錢豈必人者而

然矣

掌與異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統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

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

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莫國今安豐其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

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今日夜為樂今國中曰有敢諫者死

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

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皐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

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

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

是乃罪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

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卿勞禮迎之也

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欲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

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

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壽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

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壽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

此信在
淳于
信

之備使民知神效

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

桀有亂德鼎遷於野戴祀六百

賈逵曰戴祀也祀年也高曰祀王肅曰戴祀者猶言年也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

日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

杜預曰言可移

昔成王定鼎于郊鄆杜預曰郊鄆河南也河南縣

西有郊鄆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卜世三十一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教氏

左傳曰子越椒

人或讒之王恐誅

反攻王王擊滅若教氏之族十三年滅舒

杜預曰廬江十六年伐陳殺

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

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

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

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鄭門也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諱

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

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

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

雖以累試而霸終
以累試而亡天而不
可欺也

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社預曰退一潘尅入盟子良出質潘尅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

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

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

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

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

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為令尹主兵事

子比子皙棄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

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

冠纓絞之左傳曰葬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

服虔曰問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

以纂弑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

伍舉大是好人

殺慶封以正俗固是

好事然恨本錯矣

已不止而欲心人

君子豈居心小

人亦豈小人可

之天

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者父啓有釣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釣臺至成

禹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

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上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

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

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

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洵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

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

弑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衆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

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祭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

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

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子君王

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子君王

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蔓

徐廣曰華一作暴

系木輅也藍蔓言衣蔽壞其蔓藍藍然也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

服虔曰草行曰跋涉水行曰涉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王事

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齊王舅也

服虔曰齊呂飯成王之舅晉及魯衛

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

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負其田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

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

城陳蔡不美

韋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美襄城有西不美

賦比干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

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

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

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

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龍襲蔡令公子比見棄

疾與盟於鄧

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

遂入殺

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

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

殺人士多矣莫不

身臨其境必不建柏

之苦

靈王殘暴好殺

其狼狽以此世之

操大權者何不

三讀此篇

申夷以吳公列可二

世也而殉之于

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

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

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以華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國人欲為

華王曰眾怒不可犯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

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

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

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之中消謂曰為我求

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

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

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王人於章華之宮王

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蒼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

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

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

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攜曰靈王

此不勝從觀之言亦
是仁人仁人多懷事

可見灵王出禁

此由南方修成

果其衣月之言

復位易也此天

亡之而存其理

平王尚和收攬人

心政得其德

社神決望之事

殊太不奇

入矢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上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懼又使

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

日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

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見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

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

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禁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

闕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

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踐之服虔曰兩足各踐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

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一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

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

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

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何為焉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何為焉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叔向見聖人子
何哲以若此

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取國有子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賢人而固

有賢人當須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賢人而固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賢人而固有民而無德

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

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故在楚無驍勇而動可謂無

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即國故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靈王暴虐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

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忘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

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惡不

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實須

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

論未有修有理

何當不是非此

不足以為賢士折

字也

父子之間主慈

外惟理想不切

令人情嘆

以伍奢之智不疏

制也且小人之言

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

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

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為太

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

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要是時伍奢為太子

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

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

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

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

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

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

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易入也

知上莫若父也此

矣皆賢士也

小童爭桑甚

楚交可為平古

考後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

費世忌死已晚矣

小人以害人之故

事最修均為自

害

叔父之仇報之亦

宜

考以卜不必其昭

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
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卻宛
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
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
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
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
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
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
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
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
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
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
以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